

本土文本

## 三岔口(小说)

□黄红卫



绘图 翟溢



民间写真

## 买年画

□郭丽霞

上世纪70年代初,农村里的很多人家依然是土墙,也不粉白,家里也阴暗,又没有大窗户。所谓窗户,也就是在土墙上开一个方形的洞,到了冬天,为了挡风,就用稻草将那个方洞塞起来。要过年了,总得有个新气象吧。于是很多人家会买一两张年画,用面糊粘贴在墙上,瞬间,一个家便亮堂了,宽敞了。配上红色的喜帘和筐箩里或白或黄白的馒头,就有了一种过年的感觉。要是画的质量好,再粘帖牢固的话,或许可以亮堂一个春季或是一年。

那时我刚上小学,寒假中,一个大雪初晴的下午,拿了八分钱去了供销社,准备买一张年画。先问有没有八分钱一张的,售货员挑出了几张八分的,我一眼就从那堆年画中选了一张南京长江大桥的年画,正好那学期学到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这幅画竟然和书上的插图一模一样,见到那幅画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赶紧付钱,生怕同学们知道了都来买。

回到家,迫不及待地贴在墙上,满心期待父母的夸奖。母亲说:“你看,这张画贴在墙上很暗的。”我不服气地说:“那么多年画里就这张最好看了。”过年期间,去人家串门,看到家家户户都贴了色彩鲜艳的年画。记得一张年画是这样

的,一个年轻姑娘胖胖的圆脸,油亮的齐耳短发,舒展的笑容,红色的夹袄,蹲着身子,正抚摸着一群白白胖胖的小猪,加上蜡质纸的反光,真的,整个屋子都亮堂了,喜庆了。那家人也高兴,似乎那些小猪真的可以换成钱让他家变得富裕起来。还有一张,一个壮年男人,右手握着镰刀,刀刃闪亮,天蓝色的褂子,敞着衣襟,左手拿着红色的毛巾在擦汗,眼前是一片金色的待收割的麦子,身后,已经割下的麦子整齐地铺在地上,像一地金子。稍远的地方,也有几个正在收割的农民,衣服的颜色都很鲜亮,红色、橙色、粉色,个个满脸笑容,一片喜庆。那些色彩鲜艳的年画,让灰暗的房子立时变得明亮。再看看我家的年画,尽管画面上也有蓝天白云,桥头堡也有红旗,但整体还是暗淡的。

村子里有一户人家,生了六个孩子,都是儿子,正值长身体,特能吃,可是粮食又不够,衣服也是大的穿下来给小的,都补得不能再补了,但他家竟然也舍得买了一张年画,画上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姑娘开着一辆崭新的拖拉机,满脸的自豪。

我把娘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准备下一个春节来临之前,一定要去挑一张喜庆明亮的似乎可以换来富裕生活的年画。

江海新韵

## 马头墙(组诗)

□钱雪冰

一头青丝  
一身素缟  
的女子  
在皖南的山水间  
流连

她们用沉默诉说  
思念  
不着一字  
脚下的野径  
一回头  
却听见了雷鸣  
看见了闪电  
他们把时光  
种进眼眶  
与朝露晚霞一并发芽  
与秋水冬云一并开花

果实一定是在夜晚  
赶来敲门的  
哪怕是过客  
也乐意停下脚步  
一起分享  
这份沉甸甸的喜悦

更多时候  
是等待  
等待心里的那根银针  
醒来  
狠狠戳疼  
某个不期而至的黎明  
或黄昏

三雕  
把木头雕刻成老师  
把砖头雕刻成老师  
把石头雕刻成老师

在众生仰望的高度  
老师告诉所有眼睛  
什么是美  
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  
什么是真

日复一日  
重复一年  
重复的过程  
像每年新上市的毛峰

惊喜在舌尖发酵  
心头的收获  
总是不动声色

老师的老师  
一定是那把刻刀或凿子  
阳光下月光下  
与词语的骨肉切磋  
故事的表达方式  
或俗或雅  
温婉又节制  
而锋利和尖锐  
仔细咀嚼之后  
光芒才会脱口而出

即便哪天被风尘  
掩盖 肢解  
这些木头  
这些砖头  
这些石头  
他们小小的影子  
仍然坚不可摧

天井  
鸟鸣是客人  
云来是客人  
风雨是客人  
天空是日日日新的客人

或坐或站或走动  
或发呆或思考  
时光的倒影  
被一口井  
收藏  
至于青砖对黛瓦的  
爱  
从来不需要表白

到了夜晚  
这是与星星交谈  
的唯一通道  
一声叹息  
让偷窥的月  
听出寒意

而暖暖的光  
总在无意之中  
把时代的亮和黑  
清晰呈现

三

远远的,高树看见李香跟在一个小个子男人后面,从食堂正门跨了进去。高树犹豫了一下,决定走边门。自那夜两人在一起之后,高树有意识疏远李香,只是没料到李香反应如此强烈。但是怪谁呢?高树扪心自问,能怪我高树吗?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假如你李香不一个劲劝酒,假如你李香稍稍抗拒……其实对于高树来说,既渴望女人又害怕女人,渴望之余害怕之余,高树没有去召街女钻夜店,而是选择了李香,一则图省钱,二则李香性格外向、随便。高树曾亲眼看见李香为了争取到一份烧三天饭的活,拿鞋尖蹭男雇主的鞋跟。作为寻欢对象,李香是合适的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高树身上,当高树挣脱开李香怀抱,垂头丧气离开出租屋时,就知道完了,这辈子休想接触女人了。高树不禁联想起娘子,当年娘子为什么离家出走?织锦缎是一个原因。随着锦缎不翼而飞,婆媳矛盾愈演愈烈,高树性格窝囊,两头搞不定,搞不定罢了,反遭数落,白天老娘数落,夜晚娘子数落,在咒语般数落声里,高树越来越郁闷,越来越丧气,越来越萎靡不振。

船厂食堂好几个窗口,每个窗口前的人都排成一条长龙。李香排在一条最短的队伍里,小个子男人仍在前面,时不时转过身来指手画脚、说说笑笑。李香左顾右盼,好像在找人。高树侧闪身子,还好李香那窗口速度快,小个子男人打了两份饭菜,带领李香去了某个角落。

打菜的是个女人,打饭的也是个女人,尽管白衣服、白帽子、白口罩全副武装,仍可看出打菜的老相些,打饭的年轻些。高树对女人没兴趣,只对那一大盆一大盆菜感兴趣。兴趣归兴趣,看到红烧鱼、红烧肉,眼睛像触电一样跳开了,只要了一份蒜泥茄子、一份青椒土豆丝,饭却要了三份。早饭没吃,肚子老早唱起了空城计。打饭的女人本来心不在焉,听窗口那边说“三份饭”,不由多看了高树一眼,说盘子只能装两份,另外一份装碗吧。

高树说随便。

高树找了个与李香相对应的角落坐下,确认李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到自己。此时用餐高峰期已过,食堂逐渐安静。高树一口汤一口饭,三下五除二,饭碗一干二净,向盘子进攻的当口,打饭女人

过来了。

女人说哥。

高树吃了一惊,左右看了看,确定女人在喊自己。

女人拉下口罩,说哥。

高树张着嘴巴,一筷子青椒土豆丝悬在半空。

女人说哥,你也在这里?什么时候来的?

刚……今……刚……高树把一筷子青椒土豆丝重新撤回盘子,盯着女人在喊自己。

我男人在这里。女人还想说什么,窗口有人吵,女人说“等我”,咚咚咚走了。

高树做梦没想到会在船厂碰到娘子的大妹。这大妹高树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大妹结婚。大妹婆家也在苏北,两家距离百十里,娘子头年腊月嫁过来后,来年正月大妹也嫁了过来。去参加婚礼时,高树与娘子就交通工具产生了分歧,高树主张去镇上坐公交。娘子称大妹婆家离镇子远,下车还得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不体面。那时家里就一辆少了几根钢丝的自行车,根本承受不起长途跋涉。娘子本来意思趁机逼迫婆婆买辆自行车,谁知赤豆就是赤豆,横竖榨不出一星半点儿油。娘子说去借呀,你不是喜欢借吗?你不是衣服鞋子都喜欢借吗?原来高树结婚时一身新郎官行头都是借的。高树只好硬着头皮去借,村头借到村尾,只借到辆七成新的自行车。快接近大妹婆家时,自行车突然玩笑了似的爆了胎。高树哭笑不得,娘子却认为有辆七成新自行车肩头扛着,怎么着也不会掉架子。

大妹婆家一长溜瓦房亮堂堂,屋后竹林子青油青油,一看就比高树家殷实。高树问娘子大妹要了多少彩礼?娘子说四千。问聘了多少嫁妆?娘子不肯说。娘子失踪后,高树又去了趟大妹家。大妹挺着大肚子剁了肉菜了鱼,对于娘子失踪之事却是一问三不知。高树也去过安徽,几个兄弟姐妹统一口径似的也是一问三不知。

蒜泥茄子、青椒土豆丝仿佛变成了一堆陈芝麻烂谷子,高树艰难而又认真地咀嚼完它们时,食堂已经空无一人。高树掏出香烟,抬眼看见禁止吸烟的告示,便把吸了一口的烟小心掐灭,重新装入烟盒。在儿子督促下,高树不动说戒烟,却拿不出实际行动,只好一次次承诺儿子:等抱上孙子,戒,一定戒,酒也要戒!

这个从小没娘的儿子太争气,大学毕业后竟想考研究生。高树不说家里没钱,只说啥研究不研究,书念多了要变成书呆子,再说五亲六戚没个当官的,到时还是没人帮衬,早点工作才是正事。儿子先去了江南电子厂,后来电子厂在苏北办分厂,儿子以大姐长身份跟了过来,工资说起来几千几千,一年到头拿不回来一分钱。女朋友也是苏北人,没其他要求,只要求有套房子。高树在自家镇上看中一套价值四十万的二手房,儿子不同意,嫌偏僻。高树又去县城打听,一套稍微像样的二手房打底一百万,高树算过来算过去甚至把今年下半年的收入一并算了进去,仍不够三成首付。

将近一点,大妹手头事务终于告一段落。

随时间推移,高树对于娘子家人的怨恨早已烟消云散,不管真失踪假失踪,自己与娘子仍是法律上夫妻。伦理上,这大妹还是儿子的大姨,血缘关系明摆着。儿子懂事,曾说要找娘找外婆家,被高树制止了。高树有预感,大妹的出现,或许能解开某些封存已久的谜面。

果然,大妹开口就说,姐死了。死了?死了。十年前,死了。什……什么……病?一股凉意扑面而来,高树下意识抬起头,一只只吊扇仿佛一群嗡嗡飞舞的苍蝇。

产后出血。高树浑身一麻。姐不想生,他决意要生。他?谁?

大妹说,那人姓马,名小五,安徽老家人,与我姐同龄,俩人自小认识,只可惜马小五家里太穷,兄弟几个挤在一间八面漏风的泥坯屋里,不说两千,两分钱都掏不起。那时正是我家最艰难的时光,父亲生病,两个哥哥年过三十,眼看成光棍,老娘只能拿我们姐妹当赌注。姐不愿意嫁来江苏的,是老娘寻死作活,扬言要喝药水要下河,姐只好送回织锦缎,因为我老婆也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主,看见姐松口,承诺陪姐十二床织锦缎。后来……后来你们发现织锦缎失踪,这又是我老娘的主意,老娘一次次通牒一次次说要喝药水要下河,姐只好送回织锦缎,因为接下来轮到出嫁,而我婆家送的四千彩礼,做了俩嫂子的聘礼。最终,十二床织锦缎随我到了婆家。我识相,未等老娘开口,把织锦缎送了回去,我还有一个妹妹。不过我遇到了好人家,婆婆好,男人也好,他们从来不说什么。姐是受不了你娘的气才离

开你们家的。娘家有嫂子有弟媳有白眼有冷言冷语,独独没姐的立足之处。另一方面,姐也是为了躲避你高树,干脆跟着马小五跑到青岛船厂去打工,油漆、打磨、拉线什么都做。马小五原来只是个冷作工,脑子活络,肯钻肯吃苦,做了包工头,最多时手下有二三十人。大概十年前,对,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十年前,也就是我姐去世那年,马小五带姐辗转来到江苏,马小五师傅在江苏接了一宗大单子,来不及做,赶来支援。本来,姐不肯来江苏,马小五说怕什么怕?谁敢动你一根指头我收拾谁!那时马小五在我们合肥买了房子,老家盖了别墅。别墅我去过,马小五与姐举行仪式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参加了。

大妹自觉话说出了格,有点难为情,解释说是嫂子弟媳她们非要去,她们看见姐有了钱,立马对姐热乎起来,姐不想生,千方百计说服姐怀孕,而且凡事向着马小五。也难怪,马小五不仅把哥哥弟弟们拉到身边,还出钱赡养我老爹老娘。

大妹说,姐怀的是儿子,刚怀上时马小五就说是儿子,马小五迷信,喜欢请人掐算。那段时间马小五快活啊,真真正正把姐宠成了王母娘娘,捧在手里怕摔,衔在嘴里怕化,硬不让姐去医院做检查,怕动了胎气。姐也大意了,仗着不是头胎。

马小五现在人在哪里?干啥?不干啥。我能干啥?高树欠了欠屁股。高树确实不想干啥,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头顶上的风扇,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摇摆。高树觉得热,这天本来就热,手机显示最高温度四十摄氏度。高树站起来,求证似的嘟囔了一句:没猜错的话,马小五就在这船厂。

大妹说要不要加个微信?高树说不需要,明天来的话还找你吃饭。

食堂边门已经关闭,高树只得走正门,这时毛树电话又来了,问有没有下班?感觉如何?阳光晃得高树睁不开眼睛,高树说等你们来了三岔口再说。

毛树说可能与三岔口拜拜了,这里病友帮忙推荐了一个工作,明天就过去。

什么工作?暂时不说,合适的话喊你。三岔口空无一人。此时的三岔口,路面仿佛一块巨大的烙铁。三岔口东侧有片小树林。高树朝小树林走去……(下)

## 空笼(小说)

□程然

风中,轻轻摇曳的空笼,挂在一棵银杏树枝上。

于奶奶——小区的大人、小孩都这样叫她,坐在门口,用一双枯槁的手剥着毛豆。她原住五楼,没有电梯,爬不动,就让儿子把一楼的车棚改造了,通了自来水、煤气,一个人住着。现在的毛豆一点也不好吃,她一边埋怨,一边看着树枝上的空笼。再也不会有人在门前洗鸟笼了,鸟屎弄得到处都是,于奶奶想。

有只黑猫像幽灵一样从树林里穿过。

空笼是三楼吴警官的,原来里面养着一只画眉。画眉是贵州在本地做生意的人送的。吴警官到郊区一个贵州人开的废品收购站处理了一件纠纷,贵州人送他一只画眉,他怎么也不想要,人家死活留下了。并且说,每天早上把笼子挂在树林

里,把笼衣掀起来。

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和一个拎着书包跟在后面的老人从树林边经过,他们同时向那个空笼看了一眼。半个月前,经过树林时,红领巾停下来对抽着烟的吴警察说:

“警察叔叔,鸟儿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把它关起来?”

“你不觉得它叫得很好听吗?”

“也许放出来会叫得更好听呢。”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

老人一把拉住孩子:“多管闲事。快走,要迟到了。”

得到鸟儿的第二天一早,吴警官拎着鸟笼走进小区的树林。林子很小,有几棵槭树,长着鸡爪一样的红叶子,树枝太细,挂不住;几棵白玉兰,不多几个花瓣耷拉着,赖在树上,树枝太高,挂不上。只有那棵银杏

杏树,横伸一枝,不高不矮,不粗不细,吴警官把鸟笼挂上,掀起笼衣,站在笼边看。画眉在笼中上蹿下跳,惊恐万状。这算什么玩意,还不如只鸡,废品收购站养了不少鸡。吴警官准备过会打个电话,让那个贵州人拿回去,况且老婆也坚决不让养鸟儿,说会得禽流感,这一阵关了好多养鸡场。

吴警官上楼,刷牙,洗脸,吃早饭。正把一根油条咬了一口,忽然听见林子里响起了清脆、婉转的鸟叫,时而像情人的喃喃絮语,时而像响遏行云的女高音,时儿又像清风在树叶中穿行。总之,叫得人的心痒痒的,舒服极了。吴警官咽下油条,赶紧上网查,才知道画眉是中国四大鸣鸟之最,且以贵州凯里为首选。便打过电话去。

“你们是贵州哪里的?”

“凯里的。”

从此,视画眉为珍宝。